

残雪

短篇
小说
全集



从未描述过的
梦境

作家出版社

残雪

◎ 短篇小说全集 ◎

从未描述过的梦境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从未描述过的梦境：残雪短篇小说全集/残雪著. - 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04.1

ISBN 7-5063-2812-7

I. 从… II. 残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13368 号

从未描述过的梦境——残雪短篇小说全集(上下)

作者：残 雪

责任编辑：汉 睿 懿翎

封面设计：每天出发坊

版式设计：夏小奇 陈超华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：100026

电话传真：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389299 (邮购部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：毕诚彩印厂

开本：880×1230 1/32

字数：800 千

印张：31

插页：6

印数：001-10000

版次：2004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：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812-7

定价：39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传说中的宝物（之一）

田老汉终于如愿以偿，从生产队分得了他屋后那座小山，是几个人合分，另外还有两家有份。

他还是做孩子的时候就听祖父说过，那山里藏有一箱银元和珠宝，是他们做官的祖先在兵荒马乱的年月藏在里头的。田老汉记得小的时候，他父亲没事就一头扎进那山里头，用一把两齿锄在茅草里到处挖。有时到了吃饭的时候，母亲喊破了喉咙他也不出来。父亲死了之后家中的生活变得贫困起来，田老汉的大半生就在终日忙于田间劳作中过去了，简直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，回忆起来这一生就像一些淡淡的影子：为母亲送终，结婚，生子，为两个儿子娶媳妇，然后同儿子分家独过……怎么一下子就到了五十多岁呢？现在他倒是清闲了，两个儿子每月将柴米送过来，自己只要把菜种好就可以了。人一清闲，心里的欲念，那不知不觉压抑了五十年的欲念就蠢蠢欲动了。不知从哪一天起，他也开始像他父亲一样背着一把两齿锄往山里跑了。

田老汉的老婆很生气，她希望田老汉多呆在家中干家务，她自己要带孙子，还要养猪，忙不过来。再说她也不喜欢自己的男人神秘兮兮地老往山里钻，村里已经有人议论了，说田老汉的这种行为是一种“病”，还有人说他想盗墓发财。没人知道田老汉的心事，奇怪的是连他老婆都不知道，田老汉

从未向她吐露过关于银元和珠宝的事，这也许是出于他一贯的谨慎，也许是前几年里头劳累受苦，早把这事忘了。虽然生气，田老汉的老婆又没有办法阻止他。这些日子里，她发现田老汉连菜地都整得马马虎虎的了，时常拄着锄头在地里发呆。女人想来想去，决定要惩罚一下男人。这天上午她喂完猪，收拾好那两间土砖房，就带着两个孙儿上大儿子家去了。她想饿男人一餐饭，看他的疯劲能不能减少一点。

田老汉的老婆带着孙儿走进堂屋，看见大儿媳正担着水往水缸里倒。

“怎么这时分了才挑水？”她问。

“他已经一天一夜没回家了。”儿媳指的是大儿子。

“哪里去了？”田老汉的老婆吃了一惊。

“山里吧。”媳妇满脸苦恼的样子，将扁担随手往地上一扔。“都是公公在捣鬼，他们有那么多秘密，全瞒着我，我算这个家里的什么人？”她说到这里狠狠瞪了婆婆一眼。

媳妇显然把她也当做捣鬼的一伙了，田老汉的老婆很悲哀。既然同媳妇话不投机，她还是快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为好。她说了个借口抬脚要走，小孙子却不肯，他要从碗橱里拿炒黄豆吃。媳妇不高兴地抓了一把塞进他衣袋里，气呼呼地说：

“不如大家都去见阎王！”

田老汉的老婆沿着那条水沟往家中走的时候，听见有人唤她在娘家的名字，她回过头去，却什么人也没有；她再往前走两脚，那人又唤了一声，她又回头，还是什么人也没有。她感到毛骨悚然，就弯下腰去问大孙子：“听见有什么人在叫我们吗？”大孙子若无其事地回答：“是爷爷在山里叫你。”田老汉的老婆全身抖了起来，对孙儿提高了嗓门。

“你撒谎啊，山里离这里有两里路，你怎么听得见的？啊？”

孙儿委屈地看着奶奶，小声辩解：

“我是听到了嘛。”

“他叫些什么？”





“反正是叫你，别的我就听不清了。”

田老汉的老婆左右环顾了一下，将两个孙儿牵到身边给自己壮胆，继续往前走。她加快了脚步。快到小桥的时候，天色阴了下来，半空中冷不防响起凄凉的老男人的声音：

“二秀啊！！”

田老汉老婆腿一软，跪到了地上。两个孙子乱成一团，用力撕扯着她的衣裳，哭喊着：“奶奶！奶奶！”

她老半天才恢复了气力，拍打着身上的灰站起来，再一次问孙儿：

“你们听见了谁在叫我们吗？”

“我们什么都没听到。”两个孙儿齐声回答。

“天哪！”她喃喃地说，把孙儿的手抓得更紧，一路小跑起来。

田老汉和大儿子呆在一块大岩石上头抽烟，两人都已经疲惫不堪了。

“敏菊，你回去吧，媳妇在家里不知要怎么生气呢。”田老汉对儿子说。

敏菊翻了翻眼珠，迷惑不解地问父亲说：

“这种事情，怎么就不知疲倦啊？我每挖一锄头下去，马上又想着第二锄头会有出息，就这样挖呀挖的，一夜飞快地过去了。爹爹，您还能记起那个故事里的一些事吗？您再仔细想想看。”

田老汉闭上眼睛沉思了好久，不住地摇头。他的确快要忘光了，在残留的记忆中，祖父那苍老的声音充满了诱惑，但具体说了些什么细节实在是难以打捞出来了，也不能给他任何启示。何况这是他六岁那年的事，即使祖父告诉了他什么诀窍，他也听不懂啊。他有点怜悯地看着瘦弱的大儿子，心里升起一股负疚感。当初分配土地时，媳妇们都希望多分些田，可以增加收入，只有田老汉一个人，死死咬定了要这座山，这就使得大家经济上都紧巴巴的了。谁都知道这座山土质不好。什么都种不了，只能任凭它长些茅草和小灌木，所以田老汉从这座荒山得到的惟一好处就是有柴草烧火。



“爹爹要是想不起来，我们就还是老老实实在地挖吧，总有一天会挖中的。有时我也想，要有部推土机把这座山推平，东西不就出来了吗？然后我又一想，那又有什么意思呢？还是一锄一锄地挖来的有意义啊。”

田老汉扑哧一笑，用力在儿子背上拍了一巴掌，内心活跃起来。他回想起自己在挖掘的过程中碰到一些很松的土，那也许是他父亲当年挖过的地方。父亲是否已将这座山挖遍了呢？是不是他已经发现过那些东西，将它们弄出来好好地欣赏了一番，重又将它们埋进了深土下面？据母亲说，他父亲是那种藏而不露的人，从不将自己的心思对任何人说，如果说他要独享喜悦的话他很可能那样做的。再想下去，如果父亲要埋藏已经找到的宝藏，他一定要将它们埋得更深，这就更增加了寻找的难度。如果真是这样，他就应该专门去挖那些松土。抱着这样的想法，他曾在—块岩石下头连续挖了三天，到头来还是一无所获。现在他就坐在那块石头上，脑子里不断地涌出那些兵荒马乱的场面，一只号角从半空吹了又吹。在奔跑的人群里头有一个驼背，驼背的身影往往跑着跑着就消失在倒塌的围墙后面，另外那些跳跃着的影子很快就把他遮蔽了。到这种场面再出现的时候，驼背又出现了，又是从人群里头跑出来，脱离开去。田老汉就想，这个驼背，会不会是祖父过去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呢？

“我还是继续挖吧，”敏菊打断了田老汉的沉思，一边啃着从背袋里拿出的干粮一边起身，“我们分头干，下午再到这里汇合。”他消失在很高的茅草里面。

大儿子是出其不意地加入到他的工作中来的。起先，田老汉只顾沉浸在自己的热情里面，根本没想过要和人分享。他的脚一踩到这座荒山，血液就往脑袋上头涌去，很多声音在他身体里头喊喊叫叫的，每次他来不及多想就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，一股劲地挖下去。那一天是个北风天，田老汉低头忙乎着，忽然听到背后传来挖土的声音，他以为是自己挖出的回声，就停下锄头来听，那声音还是一下一下地传过来。田老汉震惊了，简直有万念俱灰的感觉，因为这个秘密不再属于他一个人了！他认为那人一定是拥有这座山产





权的另两家中的一人。他站在原地等待着，那人还是不远不近地挖着，总不过来。最后，田老汉忍不住了，就扒开茅草一路寻过去。他没想到会看到儿子那撅得高高的屁股，这个发现给他内心带来某种缓解。多么奇怪啊，儿子怎么知道他的秘密的呢？他喊住了敏菊，问他挖什么，敏菊就笑嘻嘻地反问他：“您挖什么呢？”田老汉沉下脸来，叫敏菊少同他开玩笑，敏菊就承认自己根本不知道父亲在挖什么，只是在心里认为这件事一定是很有趣的，就模仿起他来。田老汉叹了一口气，把那个祖传下来的故事告诉了儿子。从那天起这件工作就变成了父子两人共同的工作。儿子年轻气盛，想法多变，总有新的意见提出来。比如前不久，他说他思来想去，觉得院子里的那口水井很可疑，曾祖父会不会挖出那些宝贝后，将它们扔到井里面去了呢？他的想法搞得田老汉有一阵子很沮丧，因为把井里的水抽干弄出宝贝是绝对做不到的，他们没钱去租抽水机。儿子多变的性情常常弄得两人都很不舒服，因为这就得不断停下工作，去进行那种肯定是没有结果的商讨，讨论来讨论去的，两人都对工作本身从心底生出深深的厌恶来，恨不得立即摆脱。有时田老汉看着敏菊的背影就忍不住想：谁叫他半路插进来的啊，简直是个祸害！虽然不高兴，整体上田老汉对儿子还是满意的，因了他的加入，田老汉的神经现在总是绷得紧紧的，振奋得很，如果儿子不来的话，他自己一味挖来挖去，就不定脑子已经痴呆了呢。

田老汉回到家中已是掌灯时分了，他走进院子，看见屋里一团漆黑，心里很奇怪。进了屋，听见老婆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：

“你们不让老祖宗安息，我也活不成了，真是贪婪啊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田老汉的心跳到了喉咙。

“到处都是老祖宗的声音，路上呀，屋檐下呀，灶屋里呀，茅厕里呀，唤个不休，我的胆都要吓破了，还怎么活下去？你吃饭吧！”

老婆将桌上的碗钵顿得哗哗响，就是不点灯。田老汉往饭桌前一坐，两根筷子就戳到了他下巴上，是老婆递过来的。



“不点灯怎么好吃饭？”

“凑合一下吧，熄了灯那些声音才不叫了。刚才我以为末日到了呢。”

田老汉胡乱吃完饭，将碗筷往桌上一扔，摸索着去找自己的烟斗。

“你不用找了，那东西已被我放进灶膛里烧掉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！”田老汉咆哮起来。

“你听我说就知道了。今天下午我站在这里筛米，看见烟从壁橱里冒出来，我走过去拉开壁橱的门，看见你那该死的烟斗燃着呢？你听明白了吗？没有人抽它，里面装满烟丝燃着了！这是不是中了魔？莫非老祖宗坐在壁橱里抽烟？后来秦妈来了，她命令我把那东西烧了。啊，你听，你听！”

田老汉的老婆说着话就溜进卧房去了。

田老汉摸索着到碗橱里找火柴，找了老半天也没找到，他心里想，一定是老婆藏起来了，不由得怒气往上冲。他用巴掌一扫，将四五个碗一股脑扫到地上，在瓷碗的破碎声中，田老汉发现门口站着一个高个子的男人，那影子一动不动。田老汉想起老婆的话，一时脚下发软，竟然跪了下去。

“很好嘛。”那人说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谁，还能是谁，您的表侄儿呀！”

田老汉羞愧地站起身，在心里对自己说：到底怕些什么呢？他朝表侄儿走过去，看见表侄儿掏出打火机来打火抽烟。火苗一升起，表侄儿的脸就映了出来，那张脸根本就不是表侄儿，是一个暴牙塌鼻的中年人，田老汉从未见过这个人。火苗熄掉了，仅听声音的话，田老汉又觉得这个人确实确实是表侄儿。难道自己老眼昏花了吗？不知什么时候田老汉的老婆又潜入了这间房子，她蹲在田老汉脚边扯他的裤脚，田老汉蹲下去时，她就小声对他说：“就是这个人，这个人满屋子叫我，真该死啊。”

“表叔，您还有一个地方没挖到，就是进山的路口那里，我看见那里的土好好的，就知道您完全没有把注意力放在那里，您是怎么想的呢？”汉子背对着他们说。





“挖了又怎么样，没挖又怎么样？”田老汉故作镇定。

“这种事谁能预测呢？”汉子的语气简直有点苦恼了。

仿佛被汉子的情绪所感染，田老汉的心里也生出莫名其妙的悲苦，他想站起身去点灯，然后同这位汉子好好聊一聊，既搞清他是不是自己的表侄儿，也探听一下他对自己的事业到底知道多少。但是老婆死死扯住他的裤腿，让他动不了。田老汉好不容易挣脱了老婆，那汉子已经开始向外走了，田老汉喊他留步，他好像没听见，径直穿过院子，消失在那边路上。

“疯子！疯子！”田老汉的老婆愤愤地说，“烟斗是不是他点燃的？”

那天夜里老两口小心翼翼地将大门上了两道门，还抬了桌子抵在门后，然后才去睡。田老汉的老婆一次次惊醒，每次都听见那汉子在门外叫她在娘家的名字。在她听起来那汉子的声音十分苍老，令她想起“老祖宗”。她心里一烦就推醒田老汉，问他听到没有，还说“都是你在山里瞎捣鼓带出来的灾祸”。田老汉不理她，由着她数落，在数落声中很快又睡死了。

田老汉早上醒来，看见老婆肿着脸在梳头，不由得心中一悸，想起夜里的事，想着想着脑海里就浮出“家破人亡”这几个大字，自己脸上也变了色。

“我今天不去山里了，留在家里整地。”

“没有用的，你不去，敏菊也要去的，他正在兴头上呢！”老婆看都不看他说道。

“原来你已经知道了。”

“我知道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，这有什么区别吗？”老婆这回掉转头，眼睁睁地瞪着他。

田老汉看见老婆脸上呈现出死亡的迹象，他的心揪成了一团，他跌坐在床沿上，叹着气说：“真可怕啊！”

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是，看着老婆进了厨房，他又飞快地钻到杂屋里，提了那把两齿锄就出门了；连洗脸都来不及。他到了山上，红日已经东升，朝下面一看，看见敏菊已经从另外一条路下山去了。想起他竟然就着



月光又在山上折腾了一夜，田老汉心里不由得十分羡慕，觉得到底是年轻人精力充足。大儿子同小儿子完全是两回事，小儿子很早就外出跑运输，家里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；大儿子一直守着这几亩田，哪里都不去，过着贫苦的生活。田老汉此前同大儿子的关系一直比较冷淡，这个大儿子太像他自己了。从表面是看不出一个人的内心的，他自己不也是到老了欲望才喷发出来的吗？像敏菊这样的痴情，在山里头呆两天两夜，恐怕只好用“中魔”来形容了。一贯木讷的敏菊显出来的激情就连田老汉都自愧弗如。昨天敏菊告诉他，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洞，并且往那个洞里挖进去好几米了。敏菊会不会同老祖宗一样，自己已经找到了那些东西，因为怕别人知道，就做出继续寻找的样子在山上挖来挖去的呢？或许他夜里竟是在欣赏、守护那些宝贝？不然的话，这种畸形的激情也太没来由了。田老汉一把事情想得复杂了心里就生出对自己的不满来。怎么连儿子都不信任了呢？既然不信任，当时又为什么要把秘密告诉他呢？心里七上八下的，也没心思挖地了，就寻找起儿子说的那个洞来。这座山只有这么大，总是找得到的吧。

“敏菊啊敏菊，”田老汉在心里数落道，“你不该瞒着老爹啊，你在山上呆了两天两夜，说明有什么重大变故发生过了，你这颇有计心的家伙，怎么就不向老爹透一点儿风呢？”

不知不觉地，田老汉又觉得自己不能相信儿子了。

那天傍晚，田老汉看见敏菊和媳妇两人在有说有笑地晒青菜，心里不由得“咯噔”一下，对自己白天里的判断怀疑起来，倒是媳妇替他解开了这个谜。

“弄了半天原来是为了这个破烂！”她踢了踢脚下一个制作粗糙的铜香炉，大声对公公说，“人的贫穷是前世注定的，发横财的想法最要不得！”

田老汉和大儿子不好意思地对视了一秒钟，两人都移开了目光。

田老汉将脸转向落日，在那个地方，有一座高大的古亭，数不清的蝙蝠在环绕古亭飞翔，它们在空中编织着老祖宗留下的那个梦想。





传说中的宝物（之二）

辣椒开花的时节，老婆二秀在地头向田老汉吐露了一条线索：的确有一个人在追踪他，不知道那人要干什么。

田老汉心中那团模模糊糊的东西经二秀这一挑明，就慢慢地成形，并且发出声响来了。那个人最初的出现可以追溯到田老汉在湖区的那段狼狽生活，那时这个幽灵现了一下身就消失了，田老汉当时只是隐隐地感到他同二秀之间有交易，他也知道从二秀口里是什么都问不出来的。时常在恍恍惚惚之中，他竟觉得二秀比他的祖先还要古老。有一回她在弯着腰洗菜时，田老汉眼一花，看见她在水里舞动的双手变成了一节一节的骨头。因为不知道那个人在他生活里要起什么作用，田老汉心里很压抑。看来这二十年，他总在不远不近地跟着自己，老婆和儿子都撞见过他好几次，只有田老汉本人还不曾同他谋面。那个人同老祖宗埋下的那一箱珠宝又是什么关系呢？也许是田老汉同儿子最近这种狂热的挖掘惊动了他，他才出现得频繁起来了。那天田老汉同儿子在山上呆到半夜，两人都看见了树丛里那团黄色的光，那团光移动着，忽远忽近的，敏菊说他已经同那人见过面了。田老汉细问敏菊，敏菊就做出嗤之以鼻的样子，老气横秋地说：“很多事情都难讲出个来龙去脉。”那个夜里的事几乎使田老汉心如死灰，好久都没有同儿子一道去山上。

他开始在心里诅咒自己的父亲了。死了那么多年的父亲，原来每天在他周围兴风作浪。田老汉不能想象，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怎么能到处理机关、设圈套，用非常的手段全盘控制自己的后代的生活，这样一种处心积虑是出于什么样的古怪理念。在父亲活着时，他同他的关系一直比较冷淡，这种冷淡不是漠不关心的冷淡，而是有种冷眼旁观的味道——田老汉将父亲的一举一动都铭刻心底，他下意识地相信自己未来的分析能力。结果怎样呢，结果是最不理解父亲所作所为的就是他。田老汉就想，其实父亲自己也不理解自己编织的阴谋网，他只不过是遵循祖先的理念行事罢了。也不知是从哪一天起，二秀和敏菊就同他对立起来了，有段时间田老汉不得不认为：二秀是父亲安插在他生活中的钉子。时至今日，他还记得父亲将这个童养媳带回家中的情形，记得二秀那种老练的、不卑不亢的神气。湖区发疟疾的那一段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，当他躺在门板上生死搏斗的时候，二秀却始终处于亢奋状态，跑进跑出的。田老汉分明感到她在起劲地同外面一个什么人为某事讨价还价。后来他们一家就离开那间棚屋回到了家乡，她也似乎毫不留恋。留恋那段地狱般的生活的反倒是不懂事的小敏菊。

“我们的祖先对我们有过一些什么样的要求呢？”

田老汉在心中默默地说出这句话。他想不出那个问题的答案，他只知道自己无法放松自己去过一种安逸的日子。不光他，老婆儿子也是同样，他们绷得紧紧的，一直在和什么人较劲。什么人呢？总不会是那个人吧。

“田老大啊田老大，我十五岁跟你，真是没过一天好日子。这是个什么家呢？要财产没财产，要希望没希望，活像口棺材。我总在想，你这个人啊，不会一生出来就是这么干瘪瘪的吧，这种事总是有它的原因吧。这个家被你经营了几十年，现在成了这个样子，你是如何想的呢？”

这一通话是二秀半夜里从隔壁房里床上爬起，举着油灯走进田老汉睡觉的房间，站在田老汉的床前说的。油灯将她那张脸照成了绿色。起先田老汉只听见有个老男人在耳边唠叨，后来睁眼一看，才看见老婆。他正要对她讲





话，她却又举着油灯回她的卧房去了。田老汉并没有听见她讲话，却在心里记下了老婆的话，那些话不是声音，是一些字。他觉得自己羞愧难当，他决计不去想老婆的话，就像她什么都没对他说过一样，本来他也就没醒过来嘛。

他没事一样坐在桌边吃饭，二秀又开口了：

“当初要是分了沟边那块地，现在也不会餐餐吃咸菜了，那可是块种西瓜的好地。你和敏菊偏要这荒山，说要了这山心里清静，现在清静了没有呢？你和敏菊要再去山上呀，全村的人都会跟你们去了，就像搞大生产运动一样。”

“搞大生产也好，总比听你诉苦强。”田老汉忍不住顶了她一句。

“我真是不想和你吵啊，你记得老爹死前说的话吗？”

“他说了什么？”田老汉茫然地停了筷子的动作。他真的记不起了。

“哈，原来你早忘了。”二秀的心情突然就好起来了。

田老汉知道在这种谈话中自己只能甘拜下风，因为他什么都丢弃，而老婆什么都收藏。沮丧之际又听见媳妇在院子里哭，肯定又是挨了敏菊的棍子。媳妇真是生得贱，摊上这种男人还不出走，这个家里到底有什么东西吸引她们（媳妇和二秀）呢？于是他的思路又一次回到老祖宗的意图上面。

二秀走到院子里去，媳妇就停止了哭泣。过了一会儿，田老汉竟然听到两个女人在哈哈大笑。看来这个家的凝聚力还大着呢，要不敏菊怎么会死守着几亩老田节衣缩食，不去外头赚钞票呢？小儿子运河沙赚了钱，他不光眼红，简直满腔仇恨。昨天下午小儿子家的猪跑到他院里，他用木棒打断了母猪的脊骨！那要多大的力气啊，想一想都毛骨悚然！敏菊之所以如此暴躁，一方面是自己赚不到钱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想通过自己所愿意的方式搞钱，心里急。田老汉知道这个敏菊，你就是打死他，他也不会去运河沙。湖区的生活在他心灵里留下了烙印。在湖区的时候，天天想的都是发财，那种意外之财，比如从湖里叉到一条大鱼，比如打到几只野鸭等等。经历了那种希望与失望的人才不会屑于去运河沙呢。如果没有意外之财，几亩薄田维持最低的生活对于敏菊这样的人来来说当然不够；而假如去运河沙的话，心里头的那



种渴望就会消失。所以阴沉暴烈的敏菊，实际上日日沉浸在热烈的想望之中，他才不会放弃这种生活呢。那么媳妇呢？她做出委屈痛苦的样子，说不定心里藏着精明的算计？

有那么一天，田老汉决心要摆脱这一大堆莫名其妙的纠缠，去过一种清静的生活了。天还没亮他就在井边用井水冲了个澡，换上干净衣服，然后带上干粮去他二弟家。

二弟家在邻村，有三十多里远。田老汉一直走到天黑才到了他家。远远地田老汉就看见他家已掌灯吃饭了，大黑狗亲切地迎了上来。进了屋，田老汉才想起二弟家可能并不欢迎自己，各家有各家的烦恼嘛。他的打算是在二弟家住几天，把家里那些事都撇干净，换一副脑子再回家。以他这一生的经验，很多事都是越想越糊涂，越无希望，要是放下不想，反倒会出现另外的路。

二弟不声不响地替田老汉盛了一碗饭，将桌子中央那盘豆角推到他面前。其他的人都不说话，埋头吃饭，看来田老汉没猜错。弟媳第一个放下碗到厨房去了，田老汉听见她在厨房将铁锅弄得“哐当哐当”刺耳地响。两个侄女儿交头接耳地说：“妈又发疯了。”

吃完饭，将烟斗递给田老汉，二弟才开口：“我们这边这阵关于你们一家的谣传很多，是怎么回事呢？听说爹爹在夹墙里藏了东西，大侄儿要拆掉房子？”

“你还相信这种事啊，村里人惟恐天下不乱造谣罢了。”

“我也是这个看法。天下爱捣乱的家伙多着呢。嘿，你们两个站在这里干吗？还不收了碗到厨房去！”

两个侄女磨磨蹭蹭，口里小声骂粗话，临走还将一张椅子踢倒。田老汉想，到了二弟家，还是纠缠这些老问题啊。

侄女一离开，二弟又凑近来问他：

“真的拆了房？拆出什么来没有？”





“不过是他要挖宅基，被我骂走了。这种老屋，和牛栏差不多，里面能藏什么东西？真是想得出来！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那件事你还没死心？我那时听说你们要了那座荒山，我就知道你还没死心，你和老父亲性情差不多。”

“胡说！我和他根本不一样，我已经打算放弃了，这才到你家来呆几天的。”

“你这是何苦呢，”二弟盯着他的瞳仁拉长了声音，“世上谁不想发财？我们是没那个命罢了。爹爹他只器重你。”

睡在二弟家的那一夜，田老汉感觉就像睡在一个大的墓穴里，有人在地底深处通宵不停地挖，田老汉就是睡着了也听到挖掘声和喘息声。他只好用被单蒙住头，但还是听得见。好久好久，他终于确定那声音是从他身体内部发出来的。为了进一步证实，他就披上衣端着油灯去察看。他走到外面，挖掘的声音响得更大了，很像从厨房后头的堆房里发出的。于是他慢慢地绕到堆房，他刚一靠近，房门就“吱呀”一声开了。是大侄女，鬼一样披着头发，手里拄着一把镐。那房内，已被她挖出了一个坑。半夜三更的，她挖什么呢？这里也有珠宝吗？他想问侄女，又怕被她抢白，就愣愣地立在月光下。倒是女孩先开口，她怨恨地说：

“我们大家差不多死了心了，你偏偏跑了来。你跑了来又什么都不干，躺在那里睡大觉。我看你这个人啊，长辈不像个长辈。你来干什么呢？”

田老汉被她质问得很惭愧。回想起家里那一摊事，又很诧异，怎么会到处都是这一式一样的情况，一式一样的纠缠呢？会不会老爹对家里的每个人都做了形式不同的安排？下雨天的时候，父亲在屋檐下放了个破碗，要他数那碗里的水滴，真是亏他想得出啊。这时侄女目光炯炯地瞪着他，他无端地害怕起来，手中的油灯都差点掉到了地上，他掉头便走。

“嘿！你！停下！！”侄女嘶着嗓子大叫。

田老汉穿过鸡舍时，引起鸡笼里的鸡一阵骚动，这时他看到二弟卧房里的灯亮了，两老趴在窗口朝外看。弟媳激烈地说：“干出这样事来，真是遭



人恨！”接着就听到啪啪的脚步声，似乎从地下钻出了不少人。田老汉摸到自己睡觉的房门口，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低头捡起，原来是他随身带的装干粮的布袋，还有草帽和水壶。房门被锁起了，这件事一定是弟媳干的。他只好退回堂屋坐在椅子上等天亮。黑暗中往事又出现了。

二弟因为模样生得周正，很小时就被父亲送给富裕人家做儿子。起先二弟在那家人家过着娇养的日子，突然那家人家遭了噩运，两夫妇自缢身亡，家业也被没收了。二弟成了孤儿。这个时候，按理父亲应该将二弟接回来，可是田老汉听村人说父亲任凭二弟成了乞丐，流浪到了城市街头，然后就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他的消息。直到几年前乡下分田时他才带着一家人回来，不知怎么却在邻村落下了户，还盖了房子。那之后不久田老汉就开始同二弟家来往了，一年里头相互走动三四次。他和二弟都闭口不谈从前的事，也不谈父亲，见了面大多数时间都是沉默，双方都不知对方到底在想些什么。二弟家的房子比田老汉从父亲手上继承的那几间老屋要气派多了，大概是在城里弄的钱盖的。田老汉第一次造访他家就感到他的屋子里有种说不清的氛围，他的老婆和两个女儿都是那种很厉害的人，对田老汉很警惕，似乎有什么事要防备他。防备什么呢？以为他要打他们家财产的主意吗？这又从何说起呢？

想着这些事，田老汉后悔不该来这里了。然而就在他打算起身不辞而别时，二弟从房里出来了。借着朦胧的晨光，田老汉看出他也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。他沙哑着喉咙对田老汉说：

“你知道我为什么选这个地方盖房子吗？因为这个村里也有一些传说啊。我想要是你挖不到那些珠宝，恐怕它就藏在我这边了。你那边是老屋，我们的老爷爷狡诈无比，他才不会将宝贝埋在那里呢！这些年我等着看你的戏，你要是罢休了的话，我可不会罢休。最近我才看出一点眉目来了。”

“我要走了。”

“刚来就走吗？你起先不是这么安排的吧？”

“不是。不过没什么关系，反正得走。”

